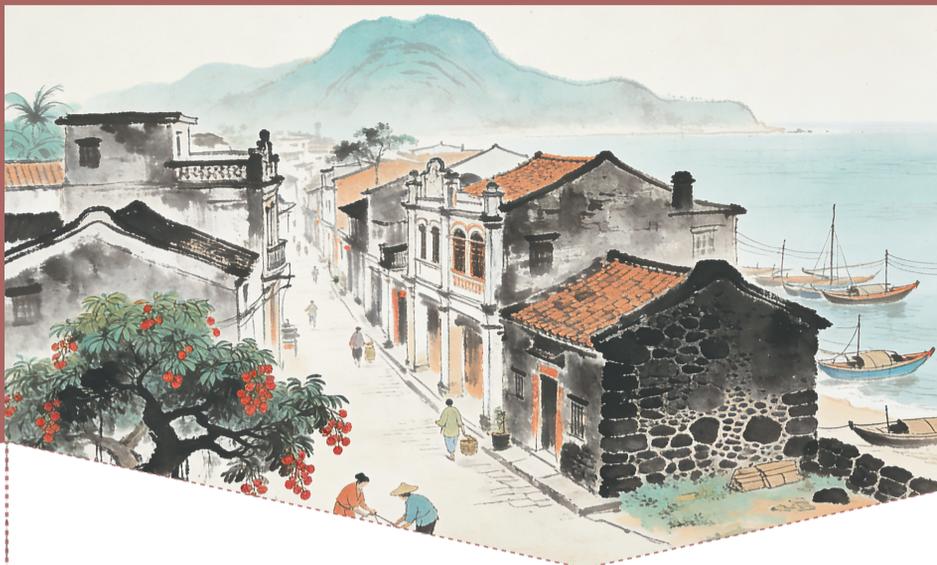


# 万历《儋州志》 400年前，“儋州指南”藏了啥？

■ 杨江波

万历《儋州志》是一部明代海南地方志，具有重要的历史、文化和文献价值。此古籍详细记载了当时儋州的地理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风俗等方面的情况，是研究明代海南社会的重要史料。该志由明代儋州知州曾邦泰主修，于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年）成书刊刻，全称为《儋州志》，因成书于万历年间，后世一般称为万历《儋州志》。



儋州街景手绘。制图 | 侯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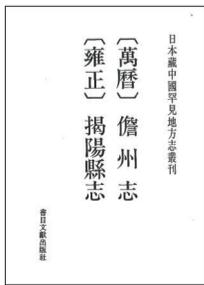
## 失而复得的珍贵方志

万历《儋州志》由儋州知州曾邦泰主修，儒学正吴云鸾等人编纂，成书于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年）。曾邦泰，江西广昌人，举人出身，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调任儋州知州，在任期间善政甚多，他革除陋规、重修桥梁、迁建儒学，并主持编纂万历《儋州志》，是一个清廉有操守的官员。作为地方官员，他重视文化建设，在任期间“重修新小江桥、掇魁桥；迁儋州儒学于州城外西隅废宣伦学旧址”，为儋州文化发展作出贡献。

曾邦泰为何会主持编纂万历《儋州志》？他在“序言”中如此介绍：“我见识浅薄，却有幸到遥远的海南岛任职，掌管一方政务，得以了解这偏远地区的风俗民情。平时熟悉中原的事物，在这里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般陌生。当我想要查阅《儋州志》以了解儋州时，却发现旧志残缺不全，只有一些零碎片段可供揣摩。当时官府正有意重修郡志，我欣喜不已，觉得这是难得的机缘，遂萌生了重修州志的想法。”

万历《儋州志》是海南现存最早的一部州志，也是明代海南唯一存世的州志。此志编成之后，至清代末年国内已经失传。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，国内学者赴日本访问，发现不少在中国久佚的珍稀地方志仍完好保存在日本图书馆中，其中就有万历《儋州志》，而这正是一部孤本。随后，国内学界设法将这一批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的影印本带回国内。

海南建省前，岛内学界遍寻不得清代之前的海南州县方志，为此甚感遗憾。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，岛内学界才找到了万历《儋州志》。海南出版社版万历《儋州志》的点校者、海南文史学者林冠群介绍说：“当时，大家一度认为清代以前海南的州县方志已经全部失传，国内已经找不到任何版本，仅有正德《琼台志》、万历《琼州府志》两部府志存世。后来，我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朱清华帮忙寻找，最后他竟无意间在首都图书馆发现了万历《儋州志》孤本的影印本，原来已有学者将万历《儋州志》等一批罕见地方志的影印本从日本带回国内，只是当时还没有出版。”



《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》版本的万历《儋州志》。杨江波供图

## 独特的“三集体例”

万历《儋州志》采用独特的“三集体例”，将内容分为天集、地集、人集三大部分，而非采用传统方志的篇目框架，这种体例在后世方志中并不多见。

万历《儋州志》之“天集”包括舆图志、星候志、地理志、民俗志、秩官志、建置志、食货志；“地集”包括学校志、秩祀志、选举志、兵防志、名宦志、乡贤志、流寓志、列女志、祥异志、人物志、古迹志、黎岐志；“人集”包括艺文志、外志。

“天集”记载了大量珍贵史料，如儋州州城城墙的規制：“周围四百七十二丈，阔一丈八尺，高二丈五尺，雉堞八百一十四，更铺二十七”，以及东西南北四门——德化门、镇海门、柔远门、武定门的设置情况。此外，还有城墙之外另设月城的记载。

在此古籍的“舆图志”中，绘有“州城全图”和“儋州全图”，后人可以较为直观地了解明代时期儋州州城和儋州全境面貌。“疆域”章节中这样介绍儋州全境：“东西广八十里，南北袤一百九十里。东至落闲黎村四十五里；西至洋浦海岸三十五里；南至保吉黎村三十里；北至峨叨黎村四十里。”

“地集”主要收录人文制度、社会结构、文化教育的内容，反映明代儋州的社会治理与文化遗产。“学校志”如此介绍儋州学宫与社学：儋州学宫于宋庆历四年在城东兴建，元末毁于兵，明洪武三年再次重建；当时置社学十七所，其中有环厢社学、松林社学、长坡社学、大村社学等。

书中也介绍了海南第一位进士符确的情况：“符确，高麻都人，发镇州解。徽宗大观三年己丑，登贾安宅榜。官至承议郎，守韶、化二州。”“流寓志”则记载隋代之后流寓儋州的苏轼、折彦质、李光等人在儋的事迹，其中有一些轶事读来颇有意思，比如东坡筑屋，儋州官民热情相助，“运甓畚土助之”。

“人集”主要收录诗、赋、传等艺文作品，其中有苏轼《到昌化军谢表》、李光《昌化军儒学记》、王佐《载酒堂记》等诗文。



万历《儋州志》内文。杨江波供图

## 大量珍贵的史料

万历《儋州志》保存了苏轼、李光等贬谪文人的精神遗产，还有明代及明代之前发生于儋州的奇闻轶事、儋州本土的信仰与技艺，这些都是珍贵的史料。

书中有明代儋州山川景观的描写：松林山（今儋耳山）位于州城东北二十里，孤峰挺拔，山脚延伸出八个支脉，山石色彩斑斓，曾是儋州的标志性景观。山上有石岩，宋代僧人和靖、道士白玉蟾曾在此修炼。苏轼曾作诗形容此山：“突兀隘空虚，他山总不如。君看道旁石，尽是补天余。”

有奇闻轶事的记录：明隆庆四年（1570年），海盗头目李茂率领部众登上南庄海岸，掳走了十几名男女。到了六月，李茂又带着全部人马向南进犯。当时负责地方军务的兵宪史朝宜从陆路率领军队赶到儋州增援，指挥使高卓则带着两艘战船率先出击，与海盗在煎茶头一带展开激战，斩杀了包括海盗头目王驷在内的二百多名贼寇。李茂的残部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就派出小船绕到官军后方放炮偷袭。高卓不幸被炮火击中，他强忍伤痛，急忙命令手下士兵穿上自己的铠甲继续督战。官军将士见状士气大振，向海盗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，此战杀伤的贼寇多得数不清。

有传奇人物的记载：冼夫人家族世代都是南越地区的部族首领，她自幼贤德聪慧，富有谋略。南朝梁代，她还未出嫁时，就已经能够指挥军队行军作战，征服了南越各部族。当时儋州一带，有一千多部族前来归附于她。后来，冼夫人嫁给了高凉太守冯宝。冯宝去世后，岭南地区陷入大乱，全靠冼夫人出面安抚笼络，才稳定了局面。当时，陈佛智、王仲宣起兵反叛隋朝，冼夫人派遣孙子冯盎率军讨伐，平定了叛乱。之后她亲身披挂铠甲，骑着披挂的战马，撑着锦缎伞盖，率领精锐的骑兵卫队出征，最终平定了整个岭南地区。隋文帝杨坚对她的才能和忠义深感惊异，册封她为“谯国夫人”，还允许她开设幕府，自行任命长史以下的各级属官。朝廷又赏赐给她崖州临振县的一千五百户作为汤沐邑，追赠她的儿子冯仆为崖州总管、平原郡公。



海南出版社版本的万历《儋州志》。杨江波供图